

比
较
文
学
与
世
界

陈
惇
／
著



文
学
学
科
建
设
丛
书

跨越与

会通

比较文学

本书是从
论比较文学和
见解稳健具
文学作品以

江西教育出版社

论文选

一部论文集，包括
理论文视野宽广，
入涉及众多的西方
出现长。

I0-03
bnu6

比
较
文
学
与
世
界
文
学
学
科
建
设

跨越与会通

—比较文学外国文学论文选

陈 惇 /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越与会通:比较文学外国文学论文选/陈惇著.

-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10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丛书/王向远,周榕芳
主编)

ISBN 7-5392-3861-5

I.跨... II.陈... III.①比较文学-文选②文学
研究-世界-文选 IV.①I0-03②I106-53③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5199 号

跨越与会通

KUA YUE YU HUI TONG

——比较文学外国文学论文选

BI JIAO WEN XUE WAI GUO WEN XUE LUN WEN XUAN

陈 惇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科佳图书印装有限责任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4 25

字数:370 千字 印数:1-2250 册

ISBN 7-5392-3861-5/I·24 定价:28.50 元

地址:南昌市抚河北路 40 号

邮政编码:330008 电话:6705667

URL: <http://www.jxeph.com>

E-mail: jxeph@public.nc.jx.cn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丛书》缘起

中国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学科发展十分迅猛,成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活跃、最引人瞩目的学科之一。1998年,国家对原有学科进行大规模调整与合并时,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个二级学科合并,称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并将它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的一个二级学科。我们认为,这样的合并是符合学科自身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要求的,为学科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也为今后我们从比较文学角度研究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上观照中国文学,提供了有力的学科依据。

缘 起

1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作为一个名牌大学的名牌老系,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方面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和丰厚的积累。50年代前期,在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穆木天教授和彭慧教授的主持下,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全国最早设立外国文学教研室,最早开办俄苏文学研究生班,最早编写东方文学教材和参考资料并开设东方文学课程。改革开放后,在陈惇教授、匡兴教授、陶德臻教授等先生的努力和主持下,被批准建立了全国首批世界文学硕士点,在全国首批组建了比较文学教研室并开设《比较文学概论》课程,率先招收欧美文学、东方文学和比较文学三个研究方向的研究生。1998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合并后,我们又成为全国第一批获得该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我们认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有责任、有条件,为我国方兴未艾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建设做出自己的

贡献。

鉴于此,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点与江西教育出版社联手,成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丛书编辑出版委员会”,出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丛书》。《丛书》将从学科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不求面面俱到,而是发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科上的优势和特长,在以前研究较薄弱和完全没有研究的领域内立意选题,或者推陈出新;在传统旧课题的研究中更新观念,创设新体系,运用新方法,补充新材料,提出新观点,陆续推出一批填补空白的、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急需的著作。到 2002 年下半年,即北京师范大学建校 100 周年校庆时,基本实现出版计划,并以此作为我们给校庆的一份献礼。我们期望,丛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推动 21 世纪我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最后,我们衷心感谢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丛书》列为“十五”期间国家重点图书出版项目。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丛书》

编辑出版委员会

2000 年 12 月 28 日

序

常言道：“岁数不饶人。”年轻时听这句话，体会不到其中的分量，总认为日子长着呢，不觉得岁月的流逝有多么快，时光有多么宝贵。进入中年之后，特别是到了老年，眼见得精力日见衰退，才知道这句话的分量有多重。时间过得那么快，一晃就是一年，“老冉冉其将至兮”，不知不觉已临近古稀之年。平时不去想它，倒也罢了。一想到此，便不由得感慨起来。

1956年，我大学毕业，留校工作。那时，整个国家面临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的转折，自己也好像有点雄心壮志。记得当时有一句响亮的口号，叫“向科学进军！”它给了我们这些刚刚踏上工作岗位的青年人以极大的鼓舞。总觉得自己生逢其时，应该好好干，不能辜负时代对我们这一辈人的希望。谁料到此后的情况完全出人意外。从1956年到1976年，整整二十年，在我生命中最好的年龄段，经历的是十年运动，十年“文革”。回想那些年月，自己好像是汹涌大海中的一叶扁舟，懵懵懂懂地被一股接一股的浪潮冲过来，冲过去；糊里糊涂地“触礁”，又糊里糊涂地脱险。脑子里转的全是政治啦，立场啦，稍不小心就会犯错，根本静不下心来。因此，什么“向科学进军”，早就把它抛到了脑后。

当然，这二十年也不是没有一点长进。如果说到学业，那就长进得太少了。其实也怪自己，那时就怕戴一顶“白专”的帽子，不敢有什么非分之念。除非是领导上布置的任务，其他都不想过问，更怯于动笔。所以，那些年几乎没写什么东西。当“文革”结束，国家拨乱反正，需要我们重操旧业的时候，自己才发现时间荒废得太久了，要补的课太多了。值得庆幸的是自己在中晚年还能赶上一个好年月，终于可以把精力用到有益的地方了。于是，一边教书，一边写作，积累了一些篇什。这个集子里的文

章,就是近二十年来所写的东西。最早的一篇发表于1978年。

我是一名教师,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上课和编教材上。由于我底子薄,这两项任务已经把自己搞得穷于应付,哪有多少时间写文章。最好的办法是把写作和教学结合起来,让它们互相促进。所以,这些年所写的东西多半与教学有关。再说,我从事的外国文学专业在这二十年间的变化,大得惊人,简直让人望尘莫及,就我原来在五六十年代打下的基础,要适应这八九十年代学术发展的水平,已经远远跟不上。旧的要更新,新的要补充,着实需要费力地追赶一番。怎么办?我只有拿出自己的看家本事——边干边学。我们家乡有句话,叫“六十岁学吹打”,用来嘲笑那些年轻时不努力,老了用功为时已晚的人。我那时虽不到六十,也不能说年轻时偷懒,然而确有为时已晚的感觉。即使这样,也不得不追,不得不赶。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当学生。学习之余,整理心得,把它写成文字。这个集子里的不少文章,就是这样写成的学习札记和学习体会一类的东西。另外,还有的文章是为参加国内外的一些学术活动而赶写的东西。

我本来是学习中国文学的,喜爱中国现代文学。可是毕业时,我被分配到外国文学教研室。于是,我的专业方向发生了一次跨越性的转变:从中国文学转到外国文学。这是完全不同的两门学科。我虽然在中文系上学的时候学过外国文学,不过那是为了扩充知识面,并没有把它当作自己的专业,学到的也只是一般的常识。再说,我过去读外国文学作品不多,外语也不好,英语、俄语都是半瓶子醋。这样的条件来搞外国文学,实在是勉为其难。不过那时的观念是:服从需要。既然要求我搞外国文学,硬着头皮上就是了。基础不好就从头学起。好在它们都是文学,学起来还顺手。中文系出身的人搞外国文学,也有它的好处。譬如,我能理解中文系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要求和期望,教学有针对性;我头脑里的中国文学的“根”是始终存在的,读外国东西有自己特定的角度和特有的体会,这对中文系学生有启发。

就我自己来讲,就好像在我的身上埋下了两粒种子,生长着两棵知识之树。平时看书、备课,眼睛里看的是外国文学,头脑里却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中国文学。每逢这种时候,往往感到别有趣味,比单纯思考外国文学问题更有吸引力。于是,“比较”仿佛是我的天性一样,自然形成,不可抑制。

“文革”结束后,我重返教学岗位。本以为可以换一换专业,不料领导上又把我分配到外国文学教研室。当然,这次进外国文学教研室与上次有所不同,我仿佛有了一点主动性。头脑里老是转悠着这样一个问题:在中文系搞外国文学究竟应该怎么办才好?外国文学怎样才能和其他课程联系在一起,成为中文系全部课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一碟可有可无的“小菜”?1980年,我参加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的第一次年会,听到许多老先生的发言,我豁然开朗,找到了解决上述问题的途径,那就是走比较文学的路。比较文学可以把这两种学科会通在一起,可以推动中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可以让中文系的学生开阔眼界,把祖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提高认识的层次。于是,我下决心攻比较文学。我的专业方向随之发生了第二次跨越性的转变:从外国文学跨到比较文学。这次跨越与上一次有所不同。那次跨越,我是被动的,这次跨越,是我自找的。另外,那次跨越是改换门庭,而这次跨越是两个专业的结合,两个专业的会通。于是,在我身上早已长出的两棵知识之树,终于遇到了时机,结成了连理。说起来真巧,从1982年我校建立比较文学研究组,我担任组长,开始投身于比较文学领域至今,又是一个二十年。

正因为 I 走过了这样一条两度转换专业的道路,所以,这些年来写下的东西,就包括了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两方面的内容。在这个集子里,前一部分是关于比较文学的,后一部分是关于外国文学的。当集子初步编成,王向远教授建议书名为《跨越与会通》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跨越”与“会通”这两个词,恰好可以概

括我所走过的道路,所以我非常乐意接受向远的建议,采用这两个词作为这本集子的书名。

当然,“跨越”和“会通”,在这里更主要是针对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这两门学科,针对集子里文章所包含的内容,特别是针对比较文学而言的。比较文学在我国复兴已有二十余年,其兴旺的景象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它总是在变化,总是出现这样那样的争论,总是有人宣告它的“危机”。这当中,有学科自身发展演变过程中出现的正常现象,也有各种应该防止的偏差,譬如,曾经出现过简单的比附和“拉郎配”式的现象,当前有一种泛理论化、泛文化化的倾向等等。之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除了其他的一些原因之外,依我看,重要根源恐怕还在于对比较文学的性质、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以及可比性等问题上,存在着模糊的认识和不同的看法。所以,尽管这些问题已经讨论多年,还是有必要从理论上再加以厘清。这部文集里关于比较文学的定义、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可比性等篇,就是这样一类文章。我在这些文章中所提出的看法,不见得正确,只是想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讨论,从理论上求得共识,以求学科的健康发展。

作为一名教师,我把比较文学的教学放在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我经常考虑的是如何建立教学体系,如何搞好学科建设,如何编写适用的教材,如何推动教学改革,如何处理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关系等等。当我在比较文学学会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之后,更要考虑如何在全国推动比较文学教学的问题。这些考虑有的在会议上发表,有的见诸于报刊,事先事后也曾经和许多同行交换过意见,引起过热烈的讨论。应该说,这里面包含着我和许多朋友的美好的梦想。我们看好这门学科,做梦也想把它搞得红红火火。许多从事比较文学的老师都是理想主义者,对这门学科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热情和精力。有许多人已经步入老年,甚至临近或超过古稀之年,如今依然壮志不已,奋斗在第

一线。皇天不负有心人,经过大家不懈的努力,我们的理想正在逐步实现。我们为此而感到欣慰,受到鼓舞。当然,其中有些问题至今还在讨论,有些设想正在实践之中而有待检验。

关于比较文学的文章中,有一些短文,当初是应朋友之约,为他们的著作所写的序言。每当这个时候,我力图避免把序言写成空话、客套话,而希望言之有物,把它们写得实在些,因此往往结合他们的著作有针对性地发表自己正在思考的一些看法。譬如针对阿布都热苏鲁的书谈谈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何看待国内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的问题(提起这位难得的热心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师,实在令人钦佩,他用维吾尔文写成一部比较文学理论著作,为比较文学在新疆开拓了一片沃土。他本可以在那里大有作为,可惜不久前已经去世)。又如我还针对孟昭毅教授的《比较文学通论》,谈谈我国作为一个东方国家,应该如何重视东方文学的比较研究的问题。虽然这些短文因篇幅的限制而未能充分发挥,不过一事一议,基本观点还是明确的。所以,我把它们也保留在这个集子里了。

论文集的后一部分是关于西方文学的,它们多数是在教学之余赶写出来的,今天看来有些粗糙。为了保持历史面貌,我未作什么修改。这些文章的写作初衷是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来对待文学现象,也算是自己的一点学习心得,是否新鲜,无关大局。有一个时期,学术界流行把文学批评分成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大类,又把所谓的内部研究奉为上乘而视“外部研究”为过时。今天看来,这种做法是从一个偏向走到了另一个偏向,不见得合适。无庸讳言,这是我们评论界学习西方的结果。当我们意图纠正过去文学批评中的一些偏差,把文学批评当成真正的“文学”批评而不是其他的时候,这种做法可以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惟西方文学批评为尊而放弃自己的立论之本,那就只能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永远处于被动的从属的地位而很难有什么创见。比如,最近一些年来,

所谓的“内部研究”在西方国家已经不那么时兴,那里的理论和批评发生了由内而外的转变,诸如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等等,一反前一时期新批评、结构主义的做法,而把目光投向文学的“外部”。人家变了,我们怎么办?是不是也跟在人家的后面,赶紧再变一变?谁都知道,没这个必要。我觉得,借鉴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对于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学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什么批评方法,只要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文学,研究文学,都值得我们吸取。关键是不能失去我们自己的原则。所谓“拿来主义”并不是什么都拿,而是从需要出发,择优而拿。同样,在学术研究的领地里,不管运用的是什么方法,只要它对文学本质的揭示、文学作品的鉴赏等有益,只要它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就值得欢迎。其实,文学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一种有效的有价值的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一般也是从某一个角度来揭示它的本质、它的特点、它的规律,它们互相讨论,互相补充,推动文学研究的发展。因此,我们不可能要求某种文学批评就是终极真理,可以包打天下,一劳永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是发展学术的最佳途径。

这篇序文写得过于冗长,就此打住吧!最后还要说一句:我把自己公诸于众,诚挚地等待着大家的批评帮助。

2002年6月23日

目 录

序	——(1)
跨越性、可比性、文学性——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	——(1)
桥梁与通途——论比较文学的目的与功能	——(13)
论可比性——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27)
文化批评和比较文学定义	——(45)
蜕变——比较文学学科简史	——(59)
比较文学事业兴旺发达的基本保证	——(98)
要十分重视比较文学教学	——(107)
学科合并与教学改革	——(110)
势在必行——中文系怎样开设比较文学课程	——(121)
比较文学学科的基本建设	——(129)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	——(133)
东方文学与比较文学	——(137)
关于比较文学与中学教育的思考	——(142)
三个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	——(149)
文学潜能的发挥——谈文学与艺术的比较研究	——(153)
世纪之交的比较文学	——(157)
莎士比亚与基督教——从《威尼斯商人》说开去	——(161)
大自然与作家的理想——莎士比亚《皆大欢喜》 与迦梨陀娑《沙恭达罗》	——(174)
穿中国戏装的莎士比亚	——(187)
论启悟性形象——林冲形象与威廉·退尔形象的比较研究	——(204)
进化论的引进及其功过	——(214)

文学与语言学	——(226)
语言学“革命”与文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233)
采石者的希望——读杨周翰先生的《攻玉集》	——(244)
* * * * *	
化无形为有形——莎士比亚《麦克白斯》的心理刻画	——(255)
两相对照 层层铺垫——莎士比亚《第十二夜》的形象体系	——(272)
福斯塔夫和“福斯塔夫式的背景”	——(287)
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读拜伦的《哀希腊》	——(308)
20世纪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高尔斯华绥	——(317)
谁是幸福的蓝鸟——劳伦斯《两只蓝鸟》中的三个人物	——(331)
莫里哀创作的民主倾向	——(339)
“高度悲剧性”的喜剧——莫里哀的《悭吝人》	——(344)
欧洲古典喜剧的经典作品——莫里哀的《达尔杜弗》	——(358)
一个资产阶级守财奴的典型形象——论巴尔扎克的 《欧也妮·葛朗台》	——(372)
“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	——(381)
《项链》的思想和艺术	——(397)
一个爱国者的悲剧——都德的《柏林之围》	——(406)
开拓者的功绩——左拉的《小酒店》	——(417)
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	——(436)
后记	——(445)

比较文学究竟是一门学科,还是一种研究方法?自它诞生以来,人们对此便抱有不同看法,就连理论家也不例外。意大利美学家 B·克罗齐(1866~1952)说:“比较文学不过是一种研究方法,无助于划定一种研究领域的界限。对一切研究领域来说,比较方法是普遍的,但是本身并不表示什么意义。……这种方法的使用十分普遍(有时是大范围,有时是小范围的),无论对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或对文学研究中任何一种可能的研究程序,这种方法并没有它的独到、特别之处。”因此,他认为,“看不出有什么可能把比较文学变成一个专业”^①。在克罗齐看来,比较文学就是用比较的方法来进行文学研究,而比较方法本是任何学术研究都在运用的一种方法,并非比较文学所创造,也非比较

* 本文原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① 引自《中国比较文学》1988年第2期,第92页。

文学所专有,所以,它并没能由于独特的研究方法而划出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也就不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是对于比较文学的一种误解,因为并非任何用比较方法来进行的文学研究都是比较文学。克罗齐否定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学科的看法,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误解的基础之上的。

为了澄清克罗齐等人对于比较文学的误解,说明比较文学是一门学科,我们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一是比较文学与比较方法的关系,二是比较文学有没有自己的研究领域。人们把比较文学简单地看成用比较方法进行的文学研究,往往是顾名思义的结果,以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加“文学”(文学研究)而已。其实,“比较文学”这一名称名不副实,并未正确地表达出这一学科的真正含义,学者们早就为它寻找过其他的名称,意欲改变这种名不副实的现状,只是因为约定俗成,不好改变而作罢。那么,怎样来正确地理解比较文学呢?简单地说,比较文学是一种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当然离不开比较研究,但是,这种比较是在跨越了民族的、语言的、文化的或学科的界限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这不是一般的比较,更何况其根本的意义并不在比较,而在于跨界限。

在文学研究中运用比较方法,自古就有,但是这种跨界限的文学研究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只是在人们对世界文学有所认识、有所了解,并感到民族文学范围内或在文学本身范围内进行的研究,不足以说明问题,不足以得到令人满意的结论的时候,才要求打破种种界限,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即在民族文学之间、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来进行比较研究,进行新的探索。比较文学就是适应这种新的要求而发展起来的。所以,这时的比较并不限于一般方法论的意义,而是一种开放的意识。它意味着跨越和打通种种既定的界限,使文学研究不受时间、空间和学科界限的限制,把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文学现象,都在可比性的条件下,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这时,比较文学才从传统的文学

研究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新的分支。由此可见,比较文学之所以成为一门新的学科,根本的原因并不在比较方法的运用,而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一个新的研究角度,从而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有了它独特的研究对象,而这本是一门新学科得以建立的基本条件。由此也可以明白,阐明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对于学科的理论建设、回答种种怀疑比较文学为一门学科的看法,都是十分重要的。实际上,关于比较文学的许多争论,包括比较文学界内部的许多争论,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展开的。

二

早期法国比较文学理论家梵第根(1871~1948)在论述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时说:“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地道的比较文学最通常研究着那些只在两个因子间的‘二元的’关系”^①。梵第根把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限定在“二元”之间,又把“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限定为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今天看来,这些看法都过于狭隘,但是,他已经提出了两个对于确定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具有决定意义的基本因素:一、比较文学研究对象应该超出一元性而具有跨越性;二、比较文学研究的是文学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

把文学研究的领域从国别文学、民族文学扩展到两国两民族的文学之间,这是初期比较文学的特点,也是它的功绩。正是这一点,它才突破了传统,开辟了一块新的领地,从而与文学研究的其他分支划出了界限,逐步形成为一门学科。但是,比较文学既已具备其开放性的特征,那么,它必然要向更新的领域扩

跨越性、可比
性、文学性

3

^① 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第61页,第202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

展,而不受既定界限的限制。1958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即所谓“教堂山会议”)上,以韦勒克为首的美国学者,向原有的把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限定在两国两民族之间的“二元”相互关系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且提出了比较文学的新观念,引起了一场争论。后来,雷马克在总结各种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比较文学的定义:

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①

在这一定义中,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已经完全不受“二元”关系的限制,而且突破了学科的界限,成为一种跨民族、跨国界、跨学科的文学研究。这个定义表面看来与梵第根的观点相去甚远,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实际上,它所规定的跨越性内容和文学现象相互关系这一研究对象,却是梵第根观点的基本因素的发展。从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来讲,这是拓展,而不是改变。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还局限在西方文学的范围,学者们的眼光和学识还未能突破基督教文化圈。7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一二十年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学术的发展,东西方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获得长足的进展,于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又从西方文学的范围扩展到东西方之

^① 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文学研究组编:《比较文学研究资料》,第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